

王方晨

著

老實街



莫言題



作家出版社

王方晨
著

老實街



莫言題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老实街 / 王方晨 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8. 1
ISBN 978-7-5063-9876-3

I. ①老…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10517号

老 实 街

作 者: 王方晨

责任编辑: 向 尚

装帧设计: 王汉军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中煤 (北京) 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32 千

印 张: 19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876-3

定 价: 42.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写出有质地的生活

陈晓明

王方晨对小说有一种本质性领悟，这并非说他是一个本质主义者，而是他的写作就是要握住实在的东西，握住有质地和有价值的东西。王方晨写小说多年，把手中的笔锋打磨得有棱有角，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实力派作家。他的小说有那种朴实纯粹、硬实明亮，这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他的几部作品《公敌》《老大》都获得多方好评。他的作品放在那里，已经不容人们不加重视。山东作家都是大手笔，登泰山而小天下，但王方晨的小说却也乐于往小里写，往平实里写，往人性、人心最弱的地方写，于弱处握住硬实，见出质地，这使王方晨自成一格。

《老实街》由他的系列短篇精心合集而成。他有备而来，有计划和雄心写出“老实街”的历史和内涵，故而这个系列一发不可收拾，终至于形成一部颇为连贯的长篇小说。在当今社会，“老实”显然是种正在消逝的品质。正如一些老街旧区要拆拆拆一样，随着一种历史的终结，一些人性、人品和生活风习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王方晨就是要写出今天时代和社会潜在之化变，他想留住历史中的一些东西。

首先在他讲述的老实街上，那里有一种生活，里面包含着传

承、交往、友善或伤痛的记忆。《老实街》开篇就写一把大马士革剃刀的故事，实则是写一位老住户左门鼻和新搬来的住户陈玉伋之间的交往。故事叙述得自由而有磁性，好像内里粘住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往下渗，至那把剃刀出场，小说才转到内核上。尽管故事有意制造了疑惑和悬念，但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那种叫作人心、人性的特别之处。小说就是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放在光线下，仔细辨别，让我们看清生活的实在究竟在何处，要去追究的并非什么真相，而是生活遗留下来的那些有质量的碎片。

有时候，那种生活不是一片剪影，就是一种记忆。小说第二章“化燕记”写孤僻的石头与不善言语的搓澡工，写得那么淡。搓澡工不过偶然见着石头想扒火车，然而过了一段时期，搓澡工出现在老实街上时，竟和小石头手拉着手。他们那么快乐，竟然像两个老朋友一样携手而去。生活中有这样的片刻就够了，老实街上有这样的情景就够了，小说能捕捉到这样的记忆就够了。

说到底，王方晨能抓住生活的质地，关键还在于能抓住人物的性格。不用说左门鼻、陈玉伋，就是那个一闪而过的搓澡工，也是颇有性格、跃然纸上的。当然，小说第三部分直接写到编竹匠的女儿鹅，显现出的人物性格就很用力了。这样的人物是一笔一画却似不经意勾勒出来的。还是姑娘的她不幸有了私生子，她倔强地要把孩子养大。她想男人、想和男人来往，而且她要青春年少的男人，她要有自己想过的生活。在禁忌和压抑中，她不想压抑自己去生活。街坊马大龙为此付出了生命。鹅的生活看似平静，也并不容易。她穿过生活的荒凉，用野花装点自己的贫瘠。她是勇敢的，有着对生命的诚实。“老实街”上有种种的老实，只有鹅的老实是为了自己生命存在的老实。后来狮子口街的高杰与她还有许多纠缠，但她却有着自己对生命自由的想法，这些看法出自一个带着私生子而历经生活磨砺的女人之口，显得尤其可贵。王方晨不再把这类女人写成被损害被蹂躏的对象，而是有着自己的生活的的女人，我的生

活我做主。敢于蔑视，敢于正视，敢于走过去——这就是老实街上的人们。

老街老巷之有魅力，值得回味和记忆，就是那些人，那些事。左门鼻、鹅、老花头、常主任、马大龙、张小三、马二奶奶、高杰、半老先生、小邵、朱小葵……在塑造女性形象上，也可能是王方晨把笔力专注于鹅，着墨较多的其他女子倒是不多见。而那些事也都是平常琐事，因为这条街的背景和空间做旧做得成功，都有了一层色彩和亮光。看街上的事也并非都是好人善事，就像高杰说起他少年时期，坐在一个高处往下望，看到老街巷那些杂院里的一切，都有着诸多的污秽和伤害。只是王方晨尽可能隐去了生活的阴暗，他要让过去的正在消失的生活，留下一点美好的记忆，他要握住那种质地，并且和我们分享。

王方晨这部小说会让我想起奈保尔的《米格尔街》，那也是关于一些小人物和弱势群体的故事，也是对一种消逝生活的记忆。王方晨也能把他的故土济南某条被称为“老实街”上的寻常生活写得有滋有味，写出无边的伸展，赋予它们独有的质地，让老街上芸芸众生的精神也发出亮光。这样的文学是和生活在一起的，值得我们放在心上。

是以为序。

2018年2月28日于北京大学人文学苑

目录

序 写出有质地的生活·····	001
第一章 大马士革剃刀·····	003
第二章 化燕记·····	027
第三章 鹅·····	055
第四章 世界的幽微·····	081
第五章 阿基米德的一天·····	107
第六章 歪脖子病不好治·····	133
第七章 弃的烟火·····	157
第八章 八百米下水声大作·····	183
第九章 花事了·····	209
第十章 竹器店·····	235
第十一章 大宴·····	263
附录 主要人物信息一览表·····	285
后记 城里的地老天荒·····	287



第一章 大马士革剃刀

1

我们这些老实街的孩子，如今都已风流云散。

老实街地处旧军门巷和狮子口街之间。当年，若论起老西门城墙根下那些老街巷的声望，无有能与之相匹敌者。老实街居民，历代以老实为立家之本。老实街的巨大声望，当源于此。据济南市社科院某丁姓研究家考证，民国时期老济南府曾有乡谣如斯：

“宽厚所里宽厚佬，老实街上老实人。”

宽厚所是老济南的一家民办慈善机构。

公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丁研究家为保护城区百年老建筑殚精竭虑，丁宝桢故宅、高都司巷、七忠祠、八卦楼、九华楼，等等，仍旧照拆不误。老实街也在一夜之间，夷为平地。丁研究家一怒之下，疾书一封，投于市长，离职赴美，看外孙去了。至于这封长笺之内情，保密严妥，尚不为人所知。有传言当时即被市长撕毁，但我们这些老实街出来的人俱表示怀疑，因为我们坚信，此长笺措辞怆然，气贯长虹，俨然千古圣训，令人凛栗。如果有一天此长笺陈列于山东省博物馆第十一展区，我们毫不诧异。我们

老实街居民不会错，就像丁研究家书写这封长笺时，我们每人都亲临了现场。

非要我们说出为什么，我们也只能告诉你，那是因为我们都是老实街人。老实街居民向为济南第一老实，绝非妄也。若无百年老街的这点道德自信，岂不白担了“济南第一”的盛名？

学老实，比老实，以老实为荣，是我们从呱呱坠地就开始的人生训练，而且穷尽一生也不会终止。不过，这也不是说我们人人都有一个师傅。

我们无师自通，不但因为老实之风早已化入我们悠远的传统，是我们呼吸之气，渴饮之水，果腹之食粮。还因为，既生活在老实街，若不遵循这一不成文的礼法，断然在老实街待不下去，必将成为老实街的公敌，而这并非没有先例。

可是，不论我们如何深刻理解老实街的崇高风尚，对刘家大院陈玉伋的遭遇仍旧感到极为迷惑。

约在陈玉伋入住老实街前半年，莫家大院左门鼻老先生就见过他。当时老实街的几个孩子牵了陈玉伋的手，从狮子口街由西向东走进来，左门鼻还以为他是谁家亲戚，且初次来访，因为他脸现羞涩，一副怪不好意思往前走的样子。

本来左门鼻要出来跟他见个礼，却听厨房里“咣啷”一声，知道他家老猫碰倒了香油瓶。扶了香油瓶回来，见那人在好心孩子们的簇拥下，已从他家门口走了过去。他低声嘟囔一句：

“瞎瓜。”

他家老猫叫“瓜”。

他家开的是小百货店，说不准开了多少年。

小百货店临街，有时候见他不在，来买东西的人就在窗外喊，“门鼻！”所以，老实街上听得最多的声音就是这个：

“门鼻，门鼻！”

不论谁喊，他都答应。

陈玉伋开的却是理发铺。租了刘家大院两间房，靠街一间略作改造，就是门面。对人说：“不走了。”原来，他爷爷那辈儿就是剃头匠，且是那种担着剃头挑子游乡串户的。按捶拿剃，干推湿剪，走的完全是理发的老路数。

陈玉伋给人整得利落无比，钱却一分不肯多要。问他为什么，他说，这是没用电的。

没用电，可是用人了呀。

人喝了水，吃了粮，租了房，一站就大半天，力气工夫岂是白来？

显然，此人够老实。

2

在我们的记忆中，最当得起“济南第一”的大老实，正是老实街三十五号莫家大院的左门鼻。

笼罩在济南第一大老实左老生日久月深的威望之下，我们这些人，妇孺老少，驴蛋狗剩，都是他所呵护看管的孩子。这莫家大院的原主人是个大律师，我们一直说不清到底是左门鼻，还是左门鼻的爹当过大律师的马夫。老实街的许多人都有高高骑坐在大黑马上的童年记忆，耳边是一声和缓的叮哼：

“呶，坐稳喽。”

左门鼻真名叫什么，也似乎都不记得。外号怎么来的，更无从考证。虽然他更适合叫“左光头”“左和尚”之类，人们也没想过替他改一改。

他是个光头，历来都是。

留光头的的一个好处，是可以随时自己给自己剃。

左门鼻就给自己剃，所以他的头可以保持很光。

陈玉伋入住刘家大院和理发铺开张，左门鼻都去帮过忙。小百货店有没有人，没关系，从没丢过东西。

刘家大院和莫家大院相距不远，一街西一街东，站在小百货店门外随便喊一声，左门鼻就能听到。

陈玉伋的理发店开张不久，名声就传播了出去。特别是那些中老年街坊，非常喜爱他的手艺。理得好不用说了，关键是——听那利飒飒发断之声，就是享受哩。再别说看那鹤舞白沙的做派。啧啧！

最初来让陈玉伋理发的多是老实街的人，没出几日，旧军门巷、狮子口街，还有西门外剪子巷、筐市街，都有专门寻了来的。自然会有人向左门鼻问路，左门鼻热情指点：

“您可问着了！前面不是？”

下午有段时间，小百货店总显得特别清静。左门鼻拎把剪子，给他家门口的葡萄树修剪芜枝。不料，因地上起了青苔，脚下的小板凳一滑，他张皇中去抓树干，就把膀子给扭了。原以为冷敷一下，过了夜就好，起来一看，却肿得老高。

朝阳街一个半瞎的老人，苍颜古貌，拄了一根棍儿，颤巍巍也走了来。

这么老的人了，竟也爱美！

左门鼻看他左右打望，忙从柜台后抽身出来，迎上去伸一只手将他扶了。“慢着，慢着。”嘴里一边说，提醒他留神脚下，一边将他送到陈玉伋店里去。

他要陈玉伋给自己剃头，说自己头上像长草，长多少年了。左门鼻并不就走，是要等他剃完头，再把他送到街口。

在陈玉伋手下，他那颗长了蓬蓬乱草的头，亮了！左门鼻头皮却一炸。

送走老人，左门鼻就回家给自己剃头。一抬膀子，酸痛难忍，差点叫出声。老猫在他旁边，竟一下跳开。这老没良心的！放了剃刀，去到店里坐着，不一会儿就如坐针毡，转身再去拿剃刀。一抬膀子，还是疼。

从店里往外望，不时看到理完发的人从陈玉伋理发铺里清爽爽走出来。不看倒还好，越看越觉得头上也像长了草。岂止是长草，是生了虱子，爬了疥壳，又落了满头鸟粪，长了根根芒刺。那叫一个难受，恨不得用手揪一层头皮下来。

左门鼻烦躁不安到天黑。知道再睡不着的，就带了自用的那把剃刀，出门去找陈玉伋。街上黑乎乎的，也没碰到人。

敲开陈玉伋店门，陈玉伋以为出了什么事，他说，大半夜的叨扰您，给剃个头。陈玉伋将信将疑，他已在座位上坐了，顺手拿出自己带来的剃刀，说：

“试试这个。”

夜深人静，左门鼻的耳朵从没像现在一样好使。每根头发齐头皮断掉的声音，低而清晰，“噌，噌，噌”，他都能听到。他也是第一次觉得，剃头的声音会如此美妙，如此令人沉醉。挨头皮吹过一阵爽柔的小风儿似的，头就廓然剃妥，可他还在那里瞑目坐着。

陈玉伋轻嗽一声，他不由一愣。

他那魂魄，已荡然飘去了大明湖。

凑着灯影，陈玉伋留神再看一眼那剃刀，点点头，似赞之意。

闪念之间，左门鼻做出一个重大决定。他要把剃刀送给陈玉伋，也算是理发铺开业的一份贺礼，而且，他不准备再自己剃头了。毕竟年岁大了，老胳膊老腿儿的，怕万一弄不利索。老实街来了陈玉伋，他还要自己给自己剃头，像是说不过去。

见陈玉伋迟疑，他就说：

“我留着不糟蹋了嘛。”

“哎呀。”陈玉伋颇难为情。

“不成敬意，不成敬意。”

3

时间虽短，我们也看得出来，陈玉伋与左门鼻有许多相似之处。陈玉伋说他理发不用电，左门鼻也说过他小百货店是开在自己屋，不像人家还得向房管所交房租。莫大律师随国民党去了南方，临走前把院产白给了左门鼻或左门鼻的爹。

我们都爱来左门鼻的小百货店买东西，比别家便宜。有时候不赚钱，他也卖。

还有一个原因，莫家大院保存完好。

当年公私合营，左门鼻或左门鼻的爹主动把正屋上交充公，自己仅留西厢房。那正屋他从没住过一天，空着也不住。你住又怎样呢？你是新主人了嘛。他偏不住。莫家大院一正两厢一倒座，到左门鼻或左门鼻的爹手上时什么样，几乎一直什么样。门口的拴马石、上马石都在，门楼上的雀替，墙上的墀头，都很好看。院里除了葡萄架，还有两棵大石榴树，棵棵都有两丈高。别的院子里乱搭乱建，犬牙交错，走路转个身都难，这个院子里却还余有空地。我们小时候也都爱来莫家大院玩，看左门鼻带着他的那只老猫，在那空地上莳花弄草。

这样，莫家大院白天里基本上人来人往，人气颇高。

左门鼻有过老婆，死了。一个闺女嫁出去，住在东郊炼化工厂，工作忙，不大来。他本来可以再找个老婆的，可他不找，说是怕老婆在阴曹地府生气。

哪有什么阴曹地府！老祖宗编着玩儿的话，他当真了。他就这么孤身一人慢慢度着日月，倒也不觉惨淡。

他有小百货店。有花草。有老猫。有街坊。他要在莫家大院住到老死。任东厢房换了好几次人家。那正屋曾是历下区一家单位的

办公室，后来单位搬进茂岭山下新建的区政府办公大楼，门口就只剩一块破牌子，风剥雨蚀。还有人说，他有一个秘密心思，其实是要等那大律师回来。他要把房产原封不动地再交还给大律师。

时光流转，天翻地覆，那大律师尸骨也不知早抛在了哪里。他偏不管。

等着。

这就有些虚妄了不是？不过，也更让人觉得可敬。世界如此之大，几个能做到他这样？

老老实实，等。

等。

特别是他在店里坐着，又没人来买东西，就走了神，忽然地一出惊，神情像极了看到远行人的归来。

这一次仍旧是那样的一惊，但他看到的却只是陈玉伋。

理发店虽忙，也总有空闲之时。陈玉伋不大出来，怕顾客来理发找不到自己，白耽搁人家工夫。

左门鼻一看到陈玉伋，似乎发现陈玉伋的目光躲了一下。左门鼻当时就起了点疑心，身子往背后阴影里仰了仰，没去招呼他。果然，陈玉伋同样也没招呼他，就那样好像没看见他，匆匆走了过去。

也许是真的没看见。

陈玉伋什么时候回来的，左门鼻不知道，因为他也并不只在店里坐着。

4

接连两天，陈玉伋这样半低着头从左门鼻的小百货店门前走过，也都没跟左门鼻打招呼。左门鼻似乎有所觉察，猜他可能有什

么事，不好跟自己说。

再看到陈玉伋时，正巧店里没人买东西，就早早向街上探出身子，招呼道：

“老陈，过来坐。”

陈玉伋竟张口结舌起来，像不知说什么好，支吾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左门鼻觉得是自己难为他了。

可是，到了半夜，左门鼻躺在床上，听那昏昏思睡的老猫抬头“喵”一声，就看见窗玻璃上闪现个模糊人影，忙去开了门，竟是陈玉伋。

请陈玉伋进来，陈玉伋坐也没坐，就两手捧出一个木匣子，说道：

“左先生，这剃刀，陈某不能收。”

左门鼻有点急：

“不就一把剃刀么，您这是嫌弃了。”

陈玉伋连连摇头。“这如何说不到‘嫌弃’上。”陈玉伋言辞恳切，“我怕是辱没了它哩。本要找一个好的匣子配它，也没能找到。这匣子是旧的，只有上面的牛皮是我去土产公司买来自己缝上的……”

“我都不知使了多少年，哪里想得到还要用匣子来装它？”左门鼻忍不住打断他，“窗台上也丢，锅台上也丢。您忽然给它配一个这么精致的匣子，让我惭愧起来。这里面到底装的什么稀罕物？”

“左先生说着了。”陈玉伋一边虔敬地打开木匣，一边说，“不光是稀罕，还是挺大个稀罕哩。陈某虽没见过世面，却也认得它。本产自外国，有一个外国名字，叫‘大马士革剃刀’。这剃刀有了多少年纪，我说不出来。你看它竟还像新的，吹发可断。钢好，乌兹钢。造这钢可是秘密。这刀也算是绝版的了。多少年来，我是只闻其名，未见其形。那天眼拙，没看出来。”

左门鼻不知不觉已退到椅子边坐下，沉思着说：

“我也知道这剃刀不错，也疑过它纹路古怪，从不必磨，只是没想到会像你说得这么好。想想，也不差。莫老爷当年名震济南府，是